

TARANTULA 纳尼亚传奇

黎明踏浪号

【英】C.S.刘易斯 著
罗罗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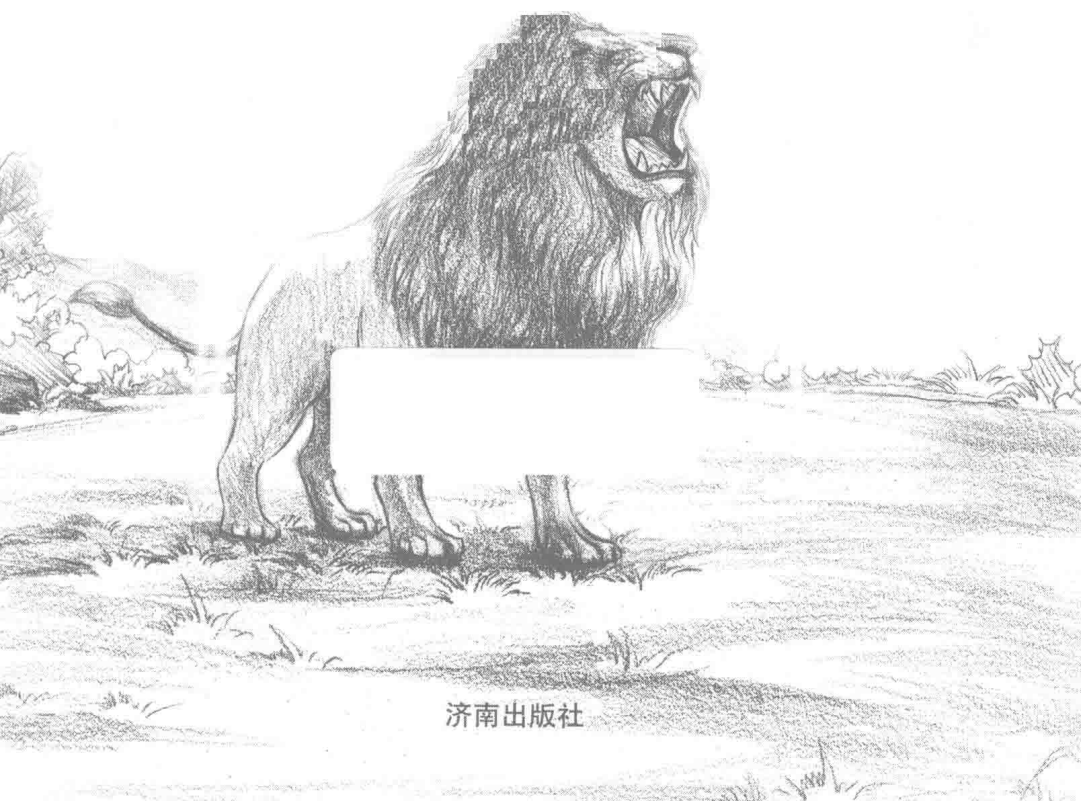
济南出版社

NARNIA

纳尼亚传奇

黎明踏浪号

【英】C.S.刘易斯 著
罗罗 译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纳尼亚传奇·黎明踏浪号/(英)刘易斯著;罗罗译.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5. 12

(名译经典童书馆)

ISBN 978 - 7 - 5488 - 1949 - 3

I. ①纳… II. ①刘… ②罗…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 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2583 号

名译经典童书馆

纳尼亚传奇:黎明踏浪号

图书策划	郭 锐
责任编辑	郑 敏
装帧设计	焦萍萍 刘 畅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250002)
电 话	(0531)86131729
网 址	www. jnpub. 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50 毫米×23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4. 5
字 数	145 千
定 价	29. 00 元

法律维权 0531 - 82600329

(济南版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可随时调换)

目 录

- 1 / 第一章 卧室里的画
- 14 / 第二章 在“黎明踏浪号”上
- 32 / 第三章 孤独群岛
- 46 / 第四章 凯斯宾重振孤独群岛
- 59 / 第五章 风暴及其带来的影响
- 74 / 第六章 尤斯塔斯历险记
- 89 / 第七章 尤斯塔斯脱险记
- 103 / 第八章 两次死里逃生
- 119 / 第九章 声音岛
- 132 / 第十章 魔法师的书
- 145 / 第十一章 傻瓜怪们皆大欢喜
- 157 / 第十二章 黑暗岛
- 170 / 第十三章 三个沉睡的人
- 182 / 第十四章 世界尽头的起点
- 194 / 第十五章 最后之海的奇观
- 206 / 第十六章 真正的世界尽头

第一章 卧室里的画

有一个男孩名叫尤斯塔斯·克拉伦斯·斯科罗布，这名字太贴切了（尤斯塔斯在英语中和“没用的”一词读音相近）。他的爸爸妈妈叫他尤斯塔斯·克拉伦斯，教师们则叫他斯科罗布。我不能告诉你他的朋友都怎么称呼他，因为他没有朋友。他不称呼自己的父母“父亲”和“母亲”，只管他们叫哈罗德和阿尔伯塔。这家人十分新潮、时尚，是素食主义者，从不吸烟，滴酒不沾，穿着一一种特制的内衣。他们住的房子里家具少得可怜，床上没多少被褥，窗户总是大开着。



尤斯塔斯喜欢动物，尤其喜欢已经死掉，被大头钉钉在卡片上的甲壳虫。他喜欢的书是那些类似百科全书的信息书，上面有谷物升降机的插图，或是模范学校里胖胖的外国孩子参加体育锻炼的图画。

尤斯塔斯不喜欢他的表哥表姐们——佩文西家的那四个孩子：彼得、苏珊、爱德蒙和露西。不过，当听说



爱德蒙和露西要来他们家住时，他还是相当高兴的。因为在内心深处，他喜欢发号施令、欺负别人。尽管尤斯塔斯比较瘦弱，打起架来连露西都赢不了，但是现在他是在自己家里，露西和爱德蒙仅仅是来访者，他知道几十种办法可以让那兄妹俩吃尽苦头。

爱德蒙和露西一点儿也不愿意和哈罗德舅舅和阿尔伯塔舅妈住在一起。可是事情真是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他们的父亲得到一份工作，要在那年夏天，到美国办十六周的讲座，母亲决定陪同父亲赴美，因为十年来，她从没度过一个像样的假期。彼得为参加一个考试，正在废寝忘食地学习。假期里，柯克老教授要给他上考前辅导课。当初，世界大战那几年，四个孩子神奇的冒险经历就是在教授家的那所大房子里发生的。如果教授还住在大房子里，他肯定会让四兄妹全住进来。可不知何故，柯克很久以前开始潦倒起来，现在住在一个小农舍里，只能腾出一间卧室来给彼得住。带着另外三个孩子去美国开销又太大，四兄妹的父母只好仅仅带上苏珊一个。

大人们都认为，苏珊是一家人里最漂亮的一个。她学习成绩很糟糕（尽管就她的年龄来说，她相当老成），妈妈说，去美国旅行一趟，苏珊会比弟弟妹妹获得更多的阅历和知识。爱德蒙和露西尽量不去嫉妒苏珊的好运气，不过，在舅妈家过暑假，实在太可怕了。

“比起我来，你要好多了。”爱德蒙对露西说，“因为

至少你还有个单独的房间，我却要和尤斯塔斯那个臭得能创纪录的家伙共用一个房间。”

故事是从一天下午开始的，当时爱德蒙和露西正难得偷几分钟的空闲单独在一起。他俩谈论的话题当然是纳尼亚，纳尼亚是他们兄妹几个私下里的秘密王国。我猜，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王国，可遗憾的是，那些王国仅仅存在于想象中。就这点来说，爱德蒙和露西比其他人幸运，他俩的王国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兄妹已经去过纳尼亚两回了，那可不是在玩游戏或是做梦的时候，的的确确是真的去过。兄妹们当然是通过魔法到达纳尼亚王国的。在纳尼亚，他们曾经许下诺言，或者几乎是诺言吧，有朝一日要重返纳尼亚。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兄妹们就会滔滔不绝地谈论重回纳尼亚的话题。

他俩在露西的房间里，坐在床沿上，望着对面墙上的一幅画。这是这所房子里他们喜欢的唯一一幅画。阿尔伯塔舅妈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幅画（这就是为什么它被放到楼上一个靠后的小房间里），可是因为这幅画是一位她不敢得罪的人送的结婚礼物，她不能把画处理掉。

那幅画画的是一条船，一条直冲着你开过来的大船。船头是个张着血盆大口的鎏金的龙头。船上只有一根桅杆，挂着一面绛紫色的巨大的方方正正的帆。龙的双翼也是鎏金的，船帮是绿色的，从双翼的末端开始，向两侧延伸。在画面上，这只大船刚刚爬上一片壮丽的蓝色浪花，浪花喧闹着冲过来，浪峰上满是闪闪发光的水纹





和晶莹闪烁的泡沫。显然，画上的船乘着一股轻风在飞速地行驶，船身稍向左倾斜。（顺便说一句，如果你真想读完这个故事的话，就最好记住朝前看的时候，船的左侧叫左舷，右侧叫右舷。）阳光照在船的左舷上，这一侧的海水一片碧绿嫣紫，另一侧的海水，由于船投影的缘故，呈现出比周围海水更深的藏蓝色。

“问题是，”爱德蒙说，“看着纳尼亚的船又不能去纳尼亚，是不是会让我们更难过、更想念。”

“就算只是盯着看，也比什么都不做好啊。”露西说，“而且它确实是地地道道的纳尼亚的船。”

“还没做完游戏吗？”刚刚在门外偷听的尤斯塔斯·克拉伦斯走进来说，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去年和佩文西四兄妹在一起的时候，尤斯塔斯设法听到了表哥表姐们关于纳尼亚的谈论。他很喜欢就此跟他们开玩笑，他当然认为故事是表哥表姐们编出来的。由于他自己笨得要命，根本编不出类似的故事来，他不允许表哥表姐们讲到它。

“我们不欢迎你。”爱德蒙直截了当地说。

“我在酝酿一首打油诗。”尤斯塔斯说道，“像这样：

有几个小孩玩的游戏有关纳尼亚王国，
一点儿一点儿他们变得越来越傻——”

“首先，‘纳尼亚王国’和‘越来越傻’不押韵。”

露西说。

“我这是半谐音。”尤斯塔斯抢白道。

“别跟他讲什么韵律韵脚这类他根本搞不懂的东西。”爱德蒙劝露西，“他就盼着你来问他呢，什么也不说，或许他还能走开。”

大多数男孩遇到这样的冷遇，要么火冒三丈，要么掉头离开。尤斯塔斯可没这么做，他还是咧着嘴皮笑肉不笑地赖在房间里，而且很快就又打开了话匣子。

“你们喜欢这幅画吗？”他问。

“看在老天的分上，别让他有机会胡扯艺术，还有其他什么话题。”爱德蒙赶快说，但是露西是个极为真诚的人，已经回答道：“是的，我喜欢这幅画，非常喜欢。”

“这画画得很不怎么样啊。”尤斯塔斯说。

“你要是从房间里出去，不就看不到了吗？”爱德蒙说。

“你为什么喜欢这幅画呢？”尤斯塔斯问露西。

“嗯，一方面，”露西说道，“因为画上的船好像真的在动，水也画得很逼真，波浪看上去真像在上下起伏一样。”

尤斯塔斯当然想到好多种回答来讥笑露西，但是他却什么也没说。因为就在那时，他看了一眼画上的波浪，它们看上去还真像在上下起伏。尤斯塔斯只乘坐过一回轮船（最远就到过怀特岛），还晕船晕得一塌糊涂。画上海浪的样子让他感到一阵恶心。他脸色发青，硬撑着看





了第二眼。这时三个孩子都惊骇地张大了嘴巴。

读着铅字印刷的书本，可能很难相信他们看到的景象。不过，就算身临其境，也一样难以相信眼前的一切。画上的东西开始动起来，画面也不像电影屏幕，比起电影来，它太真实、太清晰、太像在室外了。船头向下，被巨浪淹没，溅起大片浪花。船头又向上破浪而出，将巨浪甩在身后，船尾和甲板第一次显露出来，可以看得见了。接着又一个浪头打来，船头再一次浮出来，船尾和甲板再次被巨浪淹没，看不见了。同时，爱德蒙身旁一本放在床上的练习簿翻动起来，飘到空中，向爱德蒙身后的墙壁飞去，露西感到自己的头发都像在刮大风的日子里那样，在脸周围甩来甩去。今天的确是个刮大风的日子，只是风是从那幅画里向他们刮过来的。突然，各种声响随风而来——一浪接一浪的哗哗声，巨浪拍打船舷的噼啪声，大船晃动发出的嘎吱嘎吱声，还有海风和海水夹杂在一起，发出的那种高亢而平稳的呼啸声。然而，是那股弥漫在空气中的气味，那股狂野的带着海腥的气味，让露西确信她不是在做梦。

“停下来！”尤斯塔斯尖叫起来，声音里透出惊恐和暴怒，“你俩在玩什么愚蠢的游戏呢，停下！我要告诉阿尔伯塔了。哦！”

另外两个孩子对冒险活动习惯得多，可是，就在尤斯塔斯喊“哦”的时候，他俩的“哦”也脱口而出。原因是一大股冰冷的、咸咸的海水刹那间从画框里涌出来，

他们都被这股巨大的冲击力打得透不过气来，而且一下子就浑身湿透了。

“我得砸了它。”尤斯塔斯大叫着。一时间，好多事一起发生了：

尤斯塔斯向画面冲了过去，懂一点儿魔法的爱德蒙在他身后一跃而起，警告他小心点儿，别做傻事。露西从另一边抓住了尤斯塔斯，却被他拖着向前挪动。而这时，要么就是他们身形变小了，要么就是画变大了。尤斯塔斯跳起来，试图把画从墙上扯下来，可他发现，自己竟然站在画框上。挡在他面前的不是玻璃，而是波涛汹涌的大海。风挟着巨浪向画框猛冲过来，好像画框是一块礁石。他慌得不知所措，用手死死地抓住跳到他身旁的爱德蒙和露西。三个孩子挣扎、喊叫了几秒钟，就在他们以为终于找到了平衡，立稳了脚跟时，一个蓝色的巨浪涌来，又把他们掀了个四脚朝天，不由分说地把他们吸进了滔滔大洋。尤斯塔斯绝望的呼号声消失了，因为他嘴里已经满是海水。

露西庆幸自己入夏以来一直苦学游泳。当然，如果她动作别那么急促，会游得更自如，而且海水要比看上去冷得多。不过，她还是像任何穿着衣服落入深水的人应该做的那样，没有慌乱，蹬掉鞋子。她甚至紧紧闭着嘴巴，瞪大了眼睛。他们离那条大船已经很近了，她看到屹立在面前的绿色的船舷和甲板上注视着她的人们。接着，不出所料，尤斯塔斯慌不择路地抓住了她，两个





人一起沉到海里。

他俩再次浮出水面的时候，露西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从船的一侧纵身跃下。爱德蒙此时就在露西的近旁。他踩着水，使劲拉着呼天抢地的尤斯塔斯的胳膊。这时，一个看起来有点儿眼熟的少年，从另一边伸出胳膊来托住露西。大船上人声鼎沸，舷板上人头攒动，好多绳索被扔了下来。爱德蒙和那个少年把绕在露西身上的绳子系牢。之后好像耽搁了好长一段时间，露西冻得脸发青，牙齿直打战。其实那段时间并不长，爱德蒙和少年在等待时机，好让露西安全地上船，不至于过猛而撞在船舷上。尽管他俩尽了最大努力，但当露西最终浑身滴着水，哆嗦着站在甲板上的时候，她的一个膝盖还是被磕青了。在露西之后，爱德蒙被拉到船上，接着是苦不堪言的尤斯塔斯。最后上来的是那个少年，他一头金发，比露西大上几岁。

“凯……凯……凯斯宾！”露西好不容易呼吸均匀了，又不禁惊讶地倒抽了一口气。确实是凯斯宾，凯斯宾是纳尼亚的少年国王，四兄妹上次访问纳尼亚的时候，曾帮助他登上了纳尼亚王国的王位。爱德蒙也立刻认出了凯斯宾。三个少年热烈地握手，喜出望外地拍打着彼此的后背。

“可你们的这位朋友是谁？”凯斯宾马上问道，同时转过身来向尤斯塔斯微笑。可是尤斯塔斯正哭得撕心裂肺，比所有与他同龄的男孩哭得都卖力，虽然不过就是



浑身湿透了而已。他不断地嚷道：“让我走，让我回去。我讨厌这个游戏。”

“让你走？”凯斯宾诧异地问，“可是，你要回哪儿呢？”

尤斯塔斯冲到船的一侧，希望看到画框在海的上空挂着，或者是瞥一眼露西的卧室。然而，眼前是泛着泡沫的蓝色浪花，还有比海的蓝色稍浅一些的蔚蓝色的天空，大海和蓝天一直延伸到天际。也许我们确实不该责备心情沮丧的尤斯塔斯，因为他马上就晕船了。

“嘿！莱内夫。”凯斯宾对一个水手说，“给陛下们拿点儿辣酒来。在水里泡了那么久，你们得喝点儿东西暖暖身子。”

凯斯宾称爱德蒙和露西为陛下，是因为他俩和彼得、苏珊都曾是纳尼亚的国王，这之后很多很多年，才是凯斯宾统治纳尼亚的时代。在纳尼亚，时间流逝的方式与我们的世界有所不同。假如你在纳尼亚待上一百年，仍然会在离开我们世界时的那一天那一刻回来。然而，假如你在我们的世界里过上一个星期，再重回纳尼亚，你会发现，纳尼亚已经过了千年，或是仅仅过了一天，或是时间根本就不曾流逝。在到达纳尼亚之前，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纳尼亚的时间将会是哪一天。于是，当佩文西兄妹上一回第二次访问纳尼亚的时候，（对纳尼亚人来说）看见他们就好像看见重返不列颠的亚瑟王（传说中古不列颠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伟大国王）——许多人说亚



瑟王会回来的，那我要说他回来得越早越好。

莱内夫端来一壶烫得直冒热气的辣酒和四个银色的酒杯。对他们每个人来说这可真是正中下怀，露西和爱德蒙啜了一小口，立刻感到有股暖流一直流到脚趾。但是尤斯塔斯一喝，马上辣得脸都扭曲了，他唾沫星子乱溅，把酒吐出来，然后开始干呕，又叫唤起来，问船上的人为什么没有加维生素的食物，酒可不可以用蒸馏水来酿制，还有，无论如何，他坚持要在下一站下船。

“你们带上船的这位客人可真是个活宝啊，兄弟。”凯斯宾咯咯笑着，悄声对爱德蒙说。但是还没等他继续说下去，尤斯塔斯又叫嚷开了。

“哦！这到底是什么？把它拿走，这可恶的东西。”

不过，这回他有点儿见怪，还算情有可原——从船尾的小房间里，一个绝对稀奇古怪的小东西走出来，慢慢向他们靠近。你可以管它叫——而且实际上它也确实是一只老鼠。但是，那是一只后腿伸直，前腿腾空，站起来大概两英尺高的老鼠。一圈细细的金箍斜斜地套在它的头上，一侧在一只耳朵下面，另一侧在另一只耳朵上面。套在耳朵上面的这一头插着一支猩红的羽毛。（因为老鼠身上的毛颜色很深，几乎是漆黑的，配上猩红的羽毛，对比效果格外惹人注目。）老鼠的左爪搭在一柄佩剑的剑柄上，佩剑长及尾巴末梢。它在摇来晃去的甲板上踱步，如履平地，庄重高贵，温文尔雅。露西和爱德蒙一眼便认出了它——雷佩奇普，会说话老鼠的首领，





纳尼亚王国所有会说话的兽类里最勇敢的一个。它曾在伯鲁纳战役中立下不朽的功勋。一直以来，露西渴望着将雷佩奇普揽在怀里抱一抱。但是，她深知自己永远也不会有此殊荣，因为那在雷佩奇普看来，无异于深深的冒犯。于是，她单膝着地，和它交谈。

雷佩奇普左腿迈出，右腿后撤，风度翩翩地鞠了一躬，拉起露西的手轻轻一吻，然后站直身子，手捻胡须，用它那尖细、高亢的嗓音说道：“愿为陛下尽犬马之力，也愿为爱德蒙国王效劳（说到此处，它又深施一礼）。此番海上历险堪称奇伟，再加上两位陛下的亲临指引，真可算得上是万事俱备，十全十美了。”

“哦，把它带走。”尤斯塔斯哀号着恳求，“我讨厌老鼠，也从来忍受不了表演马戏的动物。它们愚蠢、粗俗，还故作多情。”

“是否如我所知，”雷佩奇普盯着尤斯塔斯审视了好长一会儿说，“这位粗鲁到异乎寻常之人为陛下所庇护？因为如果并非如此——”

就在这个时候，露西和爱德蒙都响亮地打了个喷嚏。

“我可真傻，让你俩穿着湿衣服站在这儿。”凯斯宾抱歉地说，“快到下面船舱里去换换衣服。当然，把我的房间给你，露西，可是恐怕船上没有女人的衣服，你只能凑合穿我的衣服了。雷佩奇普，像个热情好客的主人那样，给大伙儿带路。”

“看在女士面上，”雷佩奇普说，“就是事关荣誉，我

也甘愿让步，至少目前必须如此。”

说到这儿，雷佩奇普狠狠地瞪了尤斯塔斯一眼。可是凯斯宾催促着他们快走，于是，几分钟以后，露西跨进了船尾舱室的门。她第一眼就爱上了这个房间——喜欢上了后墙上三个四四方方的窗户，窗外是在船尾打着漩涡的湛蓝的海水。她还喜欢上了矮矮的、衬着厚厚绒垫的长椅，长椅环绕着一张桌子的三面，还有头顶轻轻摇曳的银色灯盏（凭着那镂月裁云的手艺，露西马上认出，这肯定是小矮人的作品），还有挂在前墙的门上一幅雄狮阿斯兰的平面金像。刹那间，她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凯斯宾很快打开了右舷的一扇门，说：“这是你的房间了，露西。我只须取走几件干衣物。”他一边在一个带锁的柜子里搜索着，一边说：“我拿走东西以后，你就可以换衣服了。你把换下来的湿衣服扔在门外，我会派人拿到伙房去浆洗。”

仿佛已经在凯斯宾的舱室里住过好几个星期一样，露西感到自己到家了，她也不介意船的晃动，因为当她是纳尼亚女王的时候，曾屡次出海航行。房间很小，但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幅画把屋子衬得亮堂堂的（画中满是鸟兽、深红色的龙和葡萄藤蔓），室内一尘不染。尽管凯斯宾的衣服对她来说都太大了，她还是找了件凑合着穿在身上。凯斯宾的拖鞋和水手靴更是大得根本没法穿，好在露西不介意光着脚在船上走来走去。露西穿好衣服，向窗外望去，海水飞速掠过，她深吸一口气，深信他们三个上船的季节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

